

人在旅途

悦途·阅途

纳捷 文/摄



在以为自己从遥远的喀什寄来的快递被寄丢后，旅途中的快乐烟消云散，心情跌入谷底。

也许旅行的快乐很大部分在于去之前的憧憬和期待，此去心心念念的南疆，已没有了之前去青海和北疆面对苍茫大漠幻想“孤烟直”的那种欲流泪的激动。去年夏天去内蒙去喝喜酒，面对无边无际的大草原，内心依然万马奔腾。也许这种感觉是对的，南疆看的是风情。维吾尔族孩子的可爱，维吾尔族姑娘的五官立体美，喀什和莎车古城的异域风情还是惊艳了我。

到南疆的第二天，英姐从遥远的家乡发过来，“亲爱的妹妹，你去我老家了，要骑一下骆驼哦。”“可以在途中用几句话记下瞬间的触动，后面写写。”我知道，这是文笔飘逸、文字丝滑的姐姐在教我，很多时候我词穷得难以表达内心的“图腾”。此时此刻，我在5000公里以外的南疆无比感谢这位才气盈盈的姐姐。虽然内心的“大象”于我只能化做小小的“溪鱼”，但至少它是游动的并且滋养着我，这就够了。

英姐，骆驼我也骑了的。在白沙湖畔，一峰白色高大的骆驼。白沙湖距喀什市区大约200公里，坐落在海拔大约3300米的喀喇昆仑山脉中。整个区域内的白沙像天上洁白的云朵遗落在人间，那天虽没有蓝天，但远处的雪山和背后的白沙山映衬着碧绿的湖面，构成了一幅纯净的画面，让人感

觉像在梦里，呈现一种奇幻的美。

我和小徐各花了五十“大洋”，随着热心的维吾尔族小伙子，骑上骆驼沿湖浅浅绕了小半圈，手机里留下了我们骑骆驼的靓影。我的那峰骆驼是白色的，是驼群里最高大帅气的一匹。小徐的那峰毛色带了点淡淡的黄，照片里看到后面居然还跟了一峰白色的小骆驼，我们为拥有“沙漠之舟”的三口之家而窃喜。

我的梅红色花裙子配了一件黑色的批肩，特别映白色的骆驼。下面是淡蓝色的湖水，身后是远方的白沙山和更远处雪白的昆仑山顶，一切是那么唯美。照片里，我和小徐笑颜如花。

水里还有一模一样的我骑着骆驼飒飒的倒影，那倒影是小伙子用一面小镜子创造的，我发在朋友圈里引来无数点赞，纷纷表示最喜欢那张有倒影的照片。我想那五十元也是值得。

从南疆回来的飞机经停银川，中间经停的一小时，我们需要下飞机的。重上飞机后，我的邻座换了一个穿着米白色休闲服的小伙子，戴一款圆圆的运动表。

飞机起飞后，在万米高空稳稳飞行中，小伙子拿出了一本绿色的笔记本和一本紫色封面的书。同样喜欢纸质书质感的我注意到书名是《大客户》。

小伙子打开书本，拿起笔在书上边看边划。我又偷瞄了一眼，黑色标题“案例”两字映入眼帘。我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或许

是初入职场的新人，搞业务的小白；也可能是在做了一段小客户之后，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想有所提升的业务骨干；当然也可能是年轻人在公司里面面临着一场考试或竞赛。

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原因，这是一个爱钻研的年轻人，这种能够抓住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的孩子是值得褒扬的。

恰好这趟飞机上的另一位邻座——一位中年男子途中也拿着书本认真翻阅，是一本《周易》。我猜想那或许是一个商人，很多生意人信奉这本卜筮之书，将易经的原理应用于商业策略、组织管理和领导力发展中。

从阿克苏到银川飞行三个多小时，银川到上海两个多小时，更多人选择了打瞌睡或者拿起手机打开下载的视频追剧。在这个流行快餐文化的当下，能够利用碎片时间打开一本纸质书，无论是为了应对考试还是丰富自己，都是美好事。

浮想间，我默默拿起随身带的一本《海中洲》翻看起来。

回家后的第三天，我的快递历经磨难，从乌鲁木齐再到江苏无锡转了一圈，在装包后的第九天居然到了。后来得知，原来一群人的快递，我也不是最晚到的，还有两位同事的快递不知流落在何方。原来我也不是运气最差的，虽然慢毕竟是完好回来了。这一趟旅行终是完美的。

生活滋味

重见清明世界

潇潇

屏幕上的文字出现了模糊的重影，渐次变得暗淡，临窗远眺，熟悉的风景不再清晰。不远处，东西快速路的路灯连成一条闪烁的灯带，偶尔被移动的黑影截断，如同用手掌截断自来水的感觉。想起元宵看灯，一盏盏在我眼里全是大大的光圈，几盏就能产生流光溢彩的效果，像极了word文档里调字体颜色的六角形色卡。抬头望，明月在天，月边，无端便多了一圈淡淡的光晕。我抬起额头，努力让眼睛睁得圆一些，再圆一些，事实证明，一切都是徒劳。

熟悉的感觉提醒我，该死的近视度数肯定增加了，该换眼镜了。

鼻梁上粉色镜框、轻便小巧的“二百五”陪伴我超过20年了，镜片已经粗糙不堪，并且满身划痕，满是岁月沧桑。当初它是量身定制的，可我能地抗拒它。只有在看电视，或用电脑处理文字时才会勉为其难地戴一戴。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戴上摘下的动作。

不要常戴，戴得越久度数深得越快。

要常戴，戴戴取取会加速近视的速度。

我迷惘了。近视界资深前辈们谆谆教导，谁才是掌握真理的人啊？

从勉强可以不戴到不得不戴，距离是一道薄薄的镜片。时间，是几个短短的春秋。代价，是以后两个深深的凹痕。呜呼！如今，眼睛的阴翳越来越浓厚，人物与色彩终于又模糊成完整的一块，我将不得不戴上更厚的眼镜了。

比近视度数加深更令人郁闷的是，近视之外，又加上了老花，还有微微的散光。这下可真是“我眼里也有光”了，散光！

品牌眼镜店服务绝对是周到的。验光师极其耐心地调测了近一个小时，务求数据精准。脸太小，挑遍全店只找到一副合适的镜框，也是调了许久才满意。但是价格着实不菲。天知道，我本来只是想去买个插座的，没想到顺便配了副眼镜。无它，我正好有需求，而眼前正好路过眼镜店。

配眼镜是技术活，没想到戴眼镜也是技术活。直到我试戴了两三天后，才真正领悟到验光师说的“戴渐进片调整角度很重要”是什么意思。同时具备了近视、老花、散光三种功能的多焦点镜片，俯仰的角度一定要精准，稍一偏移，就会差之毫厘，失之模糊。

古人说“美目盼兮”“明眸善睐”，确实是至理名言，一双有神的美目不仅显得特别灵动，还能拯救整张脸。近视患者的痛点，看不清楚的时候，走路都仿佛步履蹒跚，感觉整个人都是呆愣愣木乎乎的。雾里看花唯一令人欣慰之处是照镜子的时候自带美颜滤镜，少了许多容貌焦虑。

我的世界终于又清明了。戴上眼镜的瞬间，颇有重生的感觉。那些店招看起来是如此鲜活，那些树木是如此的枝杈分明，地上的落叶原来是这般的千姿百态。在视力模糊的几年里，它们一律是仙雾缭绕的朦胧意态。美则美矣，就是有点千篇一律。

美终究还是多元的好一些，世界，也还是清晰的模样更鲜活可爱。

心灵隽语

海边

徐惠林

为何，为何是在秋天？（走吧/落叶吹进了山谷/歌声却没有归宿）。

高原俯瞰，山巅仰止。为何独自披沥千里风尘，来到这沉思的海边？（走吧/我们没有失去记忆/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）。

苍茫海天，波峰绽放的雪莲浪花，涛头勇立的脊梁桅杆，在荡漾一个浪子的轻狂与浮华，翔舞的海鸥和三角帆，奔忙的大脚板，呼唤的海螺伴随着咸腥的海风，将一个平原之子的热血再度

燃起。

美人鱼的歌唱，红珊瑚的火焰，那布满阳光的沙滩，那深蓝的海藻与朵朵水母之伞，引领着你，来到这水岸接吻的唇边。

我将以怎样的方式泅渡而登上你心际的岛屿？那缀嵌海星，在海风中屹立，为佛光照耀的圣地。

无法从晨光中将童年的纸船打捞，少年的蚱蜢之舟，也已搁浅在莲花荷叶的柳河边。我拥有的，只是一张烙印现代标价的船票，还有那浅薄的履历与镀土岁月。

风吹过，浪打来，我只能铸立成一块礁石。浩荡的渔帆驶过，刀剑回鞘，我抽回冰凉的双臂。

一个自然之子，为何不与海更亲近些，即使像一尾鱼，从海的肌肤深入宏伟的魂魄？苦海无边，慈航普渡。潮水沉寂了，遮掩着薄薄衣冠的孩子，在母亲深情的回眸里，已丧失了最后的勇气。

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在海的面前，将自己凝成一粒细沙或融为一滴水。除此外，我不知还有更好的拯救方式。